



所有我们 看不见的光

[美] 安东尼·多尔 —— 著
高环宇 —— 译

Anthony Doerr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所有我们 看不见的光

[美] 安东尼·多尔 —— 著
高环宇 —— 译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Anthony Doerr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 (美) 多尔著 ; 高环宇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5.8

书名原文 :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ISBN 978-7-5086-5316-7

I. 所… II. ①多… ②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7205 号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By Anthony Doerr

Copyright ©2014 by Anthony Doer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著 者 : [美] 安东尼·多尔

译 者 : 高环宇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 16 字 数 : 381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4-8130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5316-7 / I · 505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温迪·韦尔

1940—2012

1944年8月，法国，布列塔尼翡翠海岸上最璀璨的明珠、饱经风霜的城墙小镇圣马洛几乎被战火夷为平地……城内共有建筑八百六十五座，仅存一百八十二座残屋，且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菲利普·贝克

如果没有广播，我们不可能执政也不可能如此行使权力。

——约瑟夫·戈培尔

第三章
1940年6月
99

第七章
1942年8月
301

第一章
1934年
17

第五章
1941年1月
207

第十章	1944年8月12日	417
第八章	1944年8月9日	357
第六章	1944年8月8日	289
第四章	1944年8月8日	193
第二章	1944年8月8日	89
零	1944年8月7日	1

1944年

第九章	1944年5月	375
-----	---------	-----

致 谢

503

第十二章
1974 年

469

第十三章

2014 年

497

第十一章
1945 年

461

零

1944年8月7日

1944年8月7日

传单

黄昏，它们自空中倾泻而下，飘过城墙、掠过屋顶。它们在夹道里穿梭，在路面上旋转，白花花地从碎石路上一闪而过。上面写着：“**紧急通知：居民们，马上撤离。**”

潮涨月升。十五过后，月色微黄。在东海岸边，海滨酒店的屋顶上和后花园里，六门美国迫击炮隐身其中，炮弹上膛，蓄势待发。

1944年8月7日

轰炸机

午夜，它们飞过海峡。一共十二架，都以歌曲的名字命名：“星尘”（*Stardust*）、“暴风雪”（*Stormy Weather*）、“心情”（*In the Mood*）和“带枪的妈妈”（*Pistol-Packin' Mama*）。遥远的海面上涌动着一波波白色的浪花。很快，领航员就捕捉到了月光照耀下的群岛。

法国。

机舱内的通话系统刺刺啦啦地响起来。轰炸机小心翼翼地，甚至是慢吞吞地降低了高度。高射炮的火光在海岸上起起落落，划破暗夜。漆黑的海面上，舰船残骸隐约可见，一艘丢了船头，一艘还在冒烟。离海最近的岛上，失魂落魄的羊群在岩石间窜来窜去。

机舱内，每个投弹手盯住一个窗口，默数着“四、五、六、七”，一直到“二十”为止。在他们眼中，正在逼近的那座围着花岗岩城墙的小岛之城不过就是一颗可恶的虫牙——发黑、变坏、脓肿，必须拔掉。

1944年8月7日

女孩

位于城中一角的沃博雷尔街4号，凸立着一座六层高的窄楼。在楼的顶层，双目失明的十六岁女孩玛丽洛尔·勒布朗跪在一张矮桌上。桌面上有一副全城的微缩模型，有城墙内成百上千的房屋店铺，有大教堂带孔的尖塔，有圣马洛雄伟的古堡，有沿海一排排竖着烟囱的人家；杜摩勒海滩上探出一个狭长的木码头，海鲜市场吊着简易的网眼顶棚，小广场里散布着类似苹果籽大小的长凳。

玛丽洛尔的指尖沿着一厘米宽的城墙行走，画出一条凹凸不平的曲线，把整座城市圈在其中。她摸到了四门指向大海的礼炮，它们就露天摆放在城墙顶上。“奥朗德堡”。她一边嘟囔着，一边顺着小楼梯摸索下去，“科迪尔街，雅克·卡捷街。”

屋角摆着两只盛满水的铁桶，满得快要溢出来了。叔祖父曾经告诫她要尽量让桶里的水一直满着。三层的浴缸也是满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又停水呢。

玛丽洛尔的手指游荡回教堂的塔尖，南面就是迪南门了。整个晚上她都在模型上手游，等待叔祖父艾蒂安回来，这房子是他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女孩睡觉的时候出去了，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又是晚上了，时钟又转过一天，整个街区悄无声息，可是，她无法入睡。

玛丽洛尔能听到此刻还在三英里之外的轰炸机，越来越强的静电干扰，以及贝壳里的轰鸣声。

她打开卧室的窗户，飞机的噪声更清晰了。夜晚本该是寂静无声的：没有引擎声，没有说话声，也没有咔嗒咔嗒的响动。今夜，的确没有汽

1944年8月7日

笛声，没有脚步声，就连海鸥也安静了。只剩下潮水的声音。六层楼下，一个街区之外，大浪不停地拍打着城墙根儿。

有其他的声音。

有东西轻轻落下的声音，非常近。她熟练地打开左手的百叶窗，手指准确地伸进夹条。有一张纸卡在那里。

她把纸举到鼻子前。墨香，也许是汽油。纸声清脆，表明它在外面的时间不长。

玛丽洛尔穿着袜子站在窗边，身后就是她的卧室。在她的房间里，贝壳摆在衣柜顶上；鹅卵石沿着护壁板排成一行；手杖立在墙角；盲文版的长篇小说扣在床上。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

1944年8月7日

男孩

向北移动五条街。满头白发的维尔纳·普芬尼希——一名十八岁的德国二等兵，被微弱的、时隐时现的噪声吵醒，好像咕噜咕噜的声音。远处的玻璃窗上，苍蝇扑棱着翅膀。

他在哪儿？淡淡的炮油的芳香，新炮弹箱的原木味儿，旧床罩的樟脑味——他在酒店里。没错。L'hôtel des Abeilles，“蜜蜂酒店”。

深夜，天亮还早。

海边传来刺耳的警报声和轰隆隆的声音；开炮了。

一名负责防空的下士迅速冲向走廊直奔楼梯口，对着楼上大声喊“快去地下室”。维尔纳拧亮战地灯，卷起毯子塞进背包，下楼。

不久前，蜜蜂酒店还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外墙上悬挂着明亮的蓝色百叶窗；餐厅里摆放着冰镇的牡蛎；酒吧里，布列塔尼服务生一丝不苟地挂起锃亮的玻璃杯。这里有二十一间海景房，大堂里还有一个货车大小的壁炉。周末的时候，巴黎人总要过来喝几杯。前几年，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修道院院长和海军将领等人都来过。再早几个世纪，这里是海盗、杀人犯、劫匪、外来掠夺者和水手的避风港。

至少五个世纪前，这儿曾经是一名船长的家，根本不是什么酒店。那个船长家底殷实，有自己的武装船队。可是，后来他放弃了劫掠的行当，跑到圣马洛外的牧场研究蜜蜂。他从蜂巢里取出蜂蜜直接食用，还写写画画地作了记录。直到现在，橡木门梁上还雕刻着大黄蜂的图案，庭院里攀缠着常青藤的喷泉也是蜂巢的样子。维尔纳喜欢楼上顶级豪华客房天花板上的壁画。它们一共是五幅，已经褪色，画面里的蜜蜂像孩

1944年8月7日

子一样大小，在蓝色的幕布下扇动着翅膀。大个儿的雄蜂懒洋洋的，工蜂的翅膀透着光亮——六边形浴缸上方的天花板上横卧着一只九英尺长的多眼蜂王，腹部的黄毛金光灿灿。

但最近四周不一样了，它成了前沿阵地。每一扇门里，每一张床上，都住着一名奥地利防空兵。他们加固了前门，把一箱箱的炮弹堆放在楼梯口。在酒店四层，带有法式阳台、正对城墙的房间里架好了一口有年头的88毫米高射炮¹，它可以把21.5磅重的炮弹发射到9英里以外。

奥地利人称他们的大炮为“女王陛下”。上周，他们像工蜂对待蜂王那样伺候她——上油、粉刷炮筒、润滑车轮、挡好防滑沙袋。

尊贵的88，如死亡一般的君主一定会保佑大家。

当88毫米高射炮连续发射第二次的时候，维尔纳正在一二层之间的楼梯口。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地听到炮声，感觉酒店的半边顶棚就要塌下来了。他打了个趔趄，用胳膊夹住耳朵。周围全是回声，一波接着一波。

维尔纳听见奥地利人在二楼慌乱地填装炮弹；听到两枚炮弹呼啸地飞出去两三英里，向海面俯冲；他甚至听见一个士兵在唱歌。不，也许不止一个。好像他们都在唱。八名空军不久就将命丧黄泉，而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对着面前的“女王”唱着情歌。

维尔纳手提战地灯穿过大厅。炮弹的第三次怒吼，玻璃四溅，浓烟

1 德国的88毫米高射炮（Flak 88），是二战中使用得最成功也最广为人知的火炮，于1933年开始服役。Flak是德语Flugabwehr-Kanone的简写，意为防空炮，这也是88毫米炮最早的设计目的，但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却是无与伦比的反坦克能力。20世纪20年代初，“一战”战败的德国受凡尔赛和约制约，被严格限制发展军备，因此决定由克虏伯公司及其子公司波佛斯在瑞典共同研制。该公司选择88毫米这一在当时尚属罕有的大口径，并赋予其弹丸较高的炮口初速（高达820米/秒），这个特点为它日后成为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奠定了基础；同时还设计了相当精致的自动供弹装置（仅用于防空，防空最大射程为9900米），使该型高炮具有很高的射速。当希特勒最终地开限制军备条约的桎梏后，88毫米高射炮马上被德国空军投入使用，作为中口径高射炮的标准装备。由于设计思想超前，直到战争结束也并不显落后。——编者注

1944年8月7日

倒灌进壁炉，余音在酒店里回荡，像罢工的钟声一样沉闷。维尔纳担心牙快被震掉了。

他吃力地拉开地下室的门，一阵眩晕，愣了一下，他问：“这是来真的了？他们真的来了吗？”

但有谁会回答他呢？

1944年8月7日

圣马洛

大街小巷里最后一批留守的人醒了，唉声叹气。老女人、妓女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头。他们行动不便、不可信赖、酗酒成性。他们是奸细、修女、穷人、顽冥不化的人和瞎子。

有些人匆匆赶往防空洞，有些人安慰自己这是一场演习，有些人迟疑地抓起一条毛毯或祈祷用的书，还有的抄起一副扑克牌。

两个月前的“D日”¹，瑟堡解放，卡昂解放，雷恩解放；法国西部一半的国土获得解放；在东方，苏联人夺回明斯克；波兰救国军在华沙起义。少数几家媒体大胆预言局势逆转。

但都与此地无关。这里是最后的大陆防线，德国人在布列塔尼海岸最强大的阵地。

在这儿，人们私下传言，德国人把中世纪城墙下的暗道加固了两公里；他们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管道和退路，地下星罗棋布，错综复杂。跨过老城河，在老城炮台下方有绷带储藏室、军火库和地下医院一类的设施，千真万确。那里有空调、二十万升的水箱、联系柏林的专线，有喷火的饵雷，有带潜望瞄准镜的碉堡群，有足够的弹药储备让他们全年不间断地向大海开炮。

也是在这里，有人低声议论着，一千名德国兵必死无疑，也许是五千，或者更多呢。

圣马洛，四面环水的小城，依靠一条堤道、一座大桥和一小块沙地

1 D日(D-day)，美军常用军事术语，指军事攻击开始日。此处指1944年6月6日——诺曼底战役打响之日，即同盟国军队反攻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大陆的开始。——编者注

1944年8月7日

牵强地搭上法国的本土。圣马洛人说：“我们首先是圣马洛人，然后是布列塔尼人。如果还要加点儿什么的话，那么好吧，我们是法国人。”

圣马洛的花岗岩在暴风雨中泛出蓝色的光。最高的大浪可以把海水灌进市中心的地下室，最彻底的退潮会暴露出海洋里无数失事船只的残骸。

三千年来，这个小海角对“围困”深有体会。

但现在这种情形却是史无前例的。

祖母将吵闹的幼童抱在怀里。在离圣塞尔旺一英里外的小巷里，正在小便的酒鬼从篱笆墙上扯下一张纸，“**紧急通知。**”上面写着，“居民们，**马上撤离。**”

外岛上闪烁着防空炮的火光，老城内的德国大炮又送出一枚炮弹咆哮着飞过海面，三百八十名法国人被囚禁在距离岸边四分之一英里、名为“国家城堡”¹的孤岛上。他们挤在院子里，在月光下凝视夜空。

四年的沦陷和扑面而来的轰炸机，意味着什么？是解放，还是毁灭？

轻武器噼啪炸响，高射炮闷声如鼓。栖息在教堂塔尖上的十二只鸽子一哄而散，扑向大海。

1 “国家城堡”，圣马洛以前的监狱。——编者注